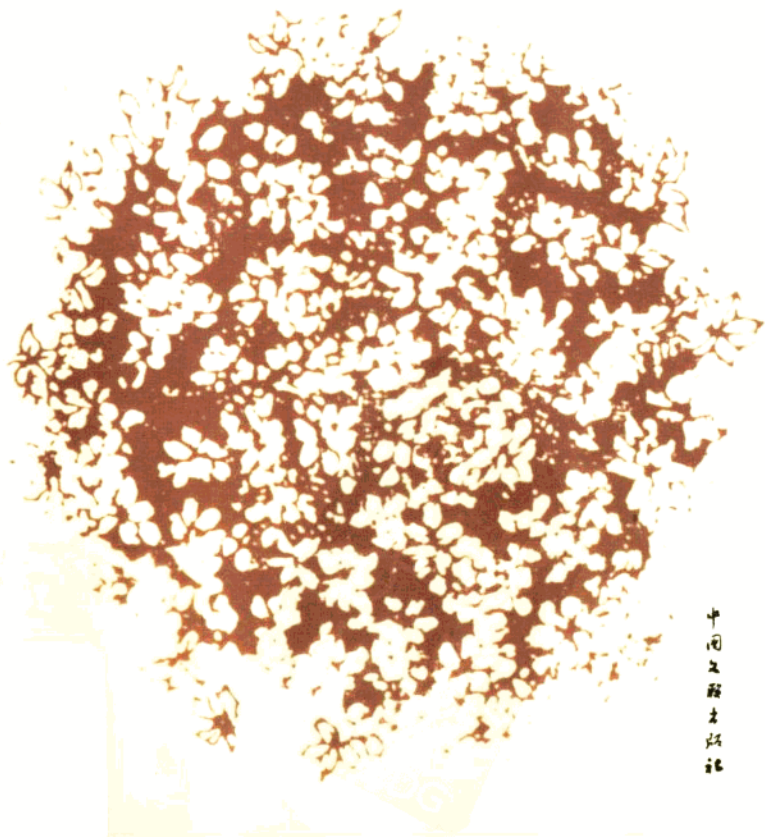


中国
艺术
家
书
系

■ 靳宗伟 刘同生 编著

宁夏 宗教音乐



中国文联出版社

编著

中国
艺术
家
书
系

■ 靳宗伟 刘同生 编著

宁夏 宗教音乐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宗教音乐 / 靳宗伟、刘同生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9

(中国艺术家书系 / 冯光钰主编)

ISBN 7-5059-4134-8

I. 宁… II. 靳、刘… III. 宗教音乐-研究-宁夏
IV. J6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2620 号

中国艺术家书系(1-10)

书 名	宁夏宗教音乐
作 者	靳宗伟 刘同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印制	邢尔威
排 版	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0 千字
印 张	104.62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134-8 / J·878
定 价	188.00 元

若您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靳宗伟 1968年12月10日出生于河南开封市，六安随父母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宁夏。1982年毕业于原宁夏银川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现宁夏大学音乐系）。近十年来，先后在文化馆、群众馆从事音乐创作、辅导，期间参与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十部文艺志书的集成工作，获集成工作二等奖。现任宁夏群众艺术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声乐作品《六盘山亮》获文化部群星奖银奖；2001年《六盘山亮》入选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广电部举办的“世纪民族之歌”征歌活动，入选《世纪民族之歌》。自娱性乐器组合作品《回乡掠影》曾获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奖励并在西部都市电视台播出。声乐作品《步兵兵》获宁夏“群星奖”金奖，由宁夏电视台制作MTV并播出。任课题组长的文化部教科司科研课题——“宁夏民间器乐研制”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和一项国家版权。



刘同生（延河） 1934年生于陕西富平，研究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常务理事。1949年始在部队和地方从事演奏、指挥、作曲、民族音乐理论研究53年，曾创作各类音乐作品300余件，撰写音乐评论、专题文章、学术论文百余篇，发表在全国或省级报刊专著，获全国与省级奖励40余次。20世纪80年代始主持国家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宁夏卷》主编撰稿，完成编市出版后，索而未休，继续为多种专

著书籍撰写有关回族音乐与宁夏民族民间音乐的篇章，应聘在西北第一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任教，积极辅导中青年音乐家，继续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专长余热。

引 论

“宗教是渗透各民族历史、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民族的文学、诗歌、美术、音乐、舞蹈、雕塑、建筑、以及哲学、道德、社会风俗、生活方式发展的历史，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响。”^①宗教是在有神论和灵魂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里的一种虚幻、扭曲的反映。其表象是不承认客观规律，不相信人类自身的力量。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②但宗教与封建迷信确有很大的差别，宗教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活动方式，以及它所形成的社会势力、历史作用，这是一般迷信活动所不可能具备的。宗教有一套系统的神学理论，作为信仰的思想基础和

① 赵复山：《宗教、精神文明、民族团结》，《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1日第五版

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54页

根据，并回答世界和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世界和人类的起源，人为何而生，死后又到那里去等等。宗教通过它的经典，特别是其中大量的神化故事，活灵活现地宣传教义和主张，但封建迷信只是一些低劣的神鬼传说，七拼八凑的骗人说教。宗教有明确的崇拜对象，有一套教规、制度和仪式，有较严密的组织，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但封建迷信则没有固定的信仰，神来装神，鬼来扮鬼，有的甚至是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小集团，如会、道、门等。

宗教虽然与科学是对立的，但它为了宣传教义，吸引信徒，对许多自然现象、人体奥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客观上对科学的发展起到过某些方面的作用。如中国道教的炼丹术、炼金术和占星术，既有许多荒谬的成分，又对医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物理学、数学等，都有一定的助化作用。尤其是宗教的雕塑、绘画、音乐、建筑，在人类文明史上享有很高的价值和地位。那么作为社会文化形态，宗教文化与宗教的区别，应该在于宗教文化只是宗教对社会历史的渗透和影响，而绝不仅仅是宗教本身。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各种宗教形态渗入到我国各民族的文学、诗歌、美术、音乐、舞蹈、雕塑、建筑，以及哲学、道德、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的发展历史中，同宫廷艺术、民间艺术相互融合渗透、衍变发展，形成渊源丰厚、绚丽多彩的宗教文化。

我们说，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民族的礼乐制度，都与信仰习俗有关。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它往往要以神的名义向人们揭示有关宇宙、人类、事物和生存的认识，其思想、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常渗透到信仰者的社会生活、行为

举止的各个方面，对民族精神和传统礼仪习俗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宗教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常利用民族民间音乐，加入宗教说教内容，作为弘扬教义、吸引教徒的工具。即使是外来宗教也不得不随乡入俗，以所在国和民族为对象，吸收当地土生土长的音乐进行加工创作，以适应当地群众的喜好和审美习惯，利于宗教的传播。因而，宗教与艺术都生发与自身的需要而追求崇高完美的境界，力图以美的形式再现其对宇宙、人类理想和信念的认识，使美与理密切结合，相互影响。宗教具有凝聚力，艺术具有感召力，宗教利用艺术来感化信徒，艺术则依附宗教去延续发展。

其实，一切文化事象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都有其客观存在的价值和作用，在艺术研究尤其是宗教艺术研究领域，如何客观的看待文化遗产的继承，怎样做到“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每一个从事艺术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而长期曲折的课题。

宁夏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工作，始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这个期间曾经组织过一些社会调查，也编辑出版过一些研究成果，但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毒草”，被否定或禁毁殆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术领域才逐渐出现了方兴未艾，较为活跃的局面。一批批研究成果见诸于国内外报刊，或以选编专著等形式出版。但由于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囿于认识 and 人力、财力等多种客观原因，对宁夏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利用，尚留有一些空白和缺憾。尤其在宗教文化的研究方面，虽有不少著述出版，但涉及宗教音乐的却极为少见。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列入国家社会科学系列·艺术学科的重点科研项目——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四项民族音乐集成·宁夏卷的编纂，宗教音乐也按全国编辑委员会的统一规范要求列入普查选编之列。宁夏各类宗教音乐虽在集成中占有一席之地，填补了这方面的历史空白，但与20年全区反复普查的丰硕收获相比，也仅是杯水车薪，尚不足以为宗教音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一个坚实丰富的基础，这就是选编这本《宁夏宗教音乐》专集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挖掘抢救、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做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提到议事日程中来。音乐界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对在华夏大地上生存繁衍的五十六个民族来说，宗教和宗教文化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是传统民族地域文化中十分重要或不可替代、有时甚至是全部的内容。因而，研究传统文化而不研究宗教文化、不研究宗教音乐，实在是中国音乐界弃本逐末的奇事怪像。宗教音乐的起源、衍变，与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功能价值等的研究，在国外民族音乐学领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被我国音乐院校列为教科书并广泛加以利用的外国古典音乐及近现代音乐，包括亚、非、拉、美的各民族音乐，其源头就是宗教音乐，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始，中国知识分子去国外探经取宝，学习了人类学、文化学、比较音乐学（现统称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后，就开始了宗教音乐的研究，王光祈、李叔同、杨荫浏、刘天华、李抱忱等老一辈音乐家都曾有过不菲的收获。40—50年代，晋

绥解放区文联音乐部以亚欣为首的音乐家曾对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音乐进行过收集,潘怀素、杨荫浏、查阜西等对北京智化寺和湖南等地的佛教音乐和基督教音乐也进行过调查收集,并整理发表了一批考察研究成果,开创了宗教音乐研究的先声。

80年代始,当我区还在筹集经费组织人力,为修筑宁夏民族文化长城一四项民族音乐集成的普查、编纂、审定而艰苦奋斗的时候,一个系统整理研究宗教音乐的高潮,在部分省区文化行政部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音乐家协会的重视支持下,掀起了个不小的高潮,陆续推出了《禅门赞集》、《江苏宗教歌曲选》、《佛教音乐的华化》、《呼和浩特喇嘛教音乐考》、《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大相国寺音乐的构成》、《拉卜楞寺藏文谱》、《佛教音乐在陕西民俗中》、《苏州道教音乐》、《扬州道教音乐》、《明清道教音乐考》、《云南基督教音乐》、《新疆维吾尔族宗教音乐》、《古朴丰厚的伊斯兰文化遗产—回族经堂歌调漫议》、《中国伊斯兰音乐遗存及其演变》、《回族音乐概论》、《土家族傩坛巫教音乐研究报告》、《萨满教与满族跳神音乐的形成及其演变》等一大批专著、论文、考察报告等。尤其是由田青同志主编的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在内的《中国宗教音乐》一书的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赞誉,也着实让宁夏学术界感到汗颜和振奋。在全国传统音乐文化和民族地域音乐文化研究、开发、利用的热潮中,宁夏虽然也有了一些举措和行动,但由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滞后,尤其是经济实力的限制,尚未对宁夏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多角度的开发和利用。

宁夏向以开发较早、传统文化积淀丰厚为荣。早在3万余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就开始了远古人类文明的孕育繁衍。公元前476—220年，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西周立国之后，就开始“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诗小雅·出车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诗小雅·六月篇》），将宁夏一带辟为周朝的领地，设立了乌氏（今固原地区，为乌氏戎游牧地）、朐衍（今盐池境内，朐衍戎游牧地）等郡治，开始了宁夏“弦诵早闻周礼乐，一方冠盖接咸秦。”的时代。据史书载，周代所备四夷之乐，一为南蛮之乐曰“南”，又曰“任”，二为东夷之乐曰“昧”，三为西戎之乐曰“朱离”，四为北狄之乐曰“禁”。当时在宁夏一带游牧聚居的玁狁、乌氏、朐衍、义渠等氏族的巫觋音乐文化，也应包括在内了。

自秦汉始，宁夏一直是历代王朝重点开发经营的边陲，又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通道，华夏文明的三大支柱—儒、释、道文化长期在这一带扎根繁衍，并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和西域各国文化交融发展。佛教于西汉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我国内地，宁夏也是较早的落脚点之一。北魏（386—534）统一西北后立大夏国，在陪都银川建丽子园时，曾重修了海宝塔寺（俗称北塔）作为国寺之一，据明万历年（1573）编修的《朔方新志》和清康熙（1662）年《重修宁夏卫海宝塔碑记》等均载有：“惟相传赫连勃勃^①曾为重修，乃汉晋物矣。”与云岗、麦积山等齐名的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是我国最早开凿的佛教石窟之一，这些都是佛教甫入宁夏的佐证。隋唐时期，除重修扩

^① 赫连勃勃：我国东晋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国王

建原有的石窟、庙群之外，还在宁夏中宁石空建寺，并开凿了石窟群。据《甘肃新志通稿》载：“石空寺造象以寺得名，创建于唐代，就山形作窟，窟内造象皆唐制。”又在今银川市西和灵武马鞍山修建了著名的承天寺及佛塔（俗称西塔）和马鞍山寺。

宋代佛教在中原日渐衰微，在宁夏一带却异军突起。由于西夏国^①（1038—1206）把佛教作为主国之本，设官司署（西夏曾设“护法”、“僧众”、“出家”三个功德司）、立圣节（每年四季第一个月初一到初五日）为圣节，要举国同庆、焚香礼佛），还广延高僧，修寺建窟，请经、译经、藏经。据有关史书载，西夏用个半世纪时间，刊印了大量汉、藏文佛经，有些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珍藏，并曾用西夏文翻译大藏经2600余卷，其中包括经、律、论三藏中的主要典籍。除焚于战火外，原北平图书馆、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和宁夏近年来出土的西夏文佛典经卷，都已成为难得的稀世珍宝。仅今宁夏银川地区尚存或已弃的寺院，如戒坛寺、高台寺、慈恩寺、宁静寺、报恩寺、永祥寺、拜寺口双塔寺、承天寺等，多为西夏时重修或新建。西夏曾在敦煌开凿佛窟17孔，重修96孔，又在今宁夏彭阳县西北的川口乡修筑了无量山石窟，在今隆德，海原修筑了龙凤山和天都山石窟，还修筑了世界独一无二、具有独特风格的大型复钵式塔林—青铜峡口108塔群。西夏虽立国近二百年，但独具特色的西夏佛教文化，对宁夏、西

① 西夏：宋仁宗景祐五年，即公元1033年，立国称帝，1038年正式册封，国号大夏，因地处西北故称西夏

北乃至全国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元、明、清时期，在西夏对各派佛教及其它宗教一视同仁政策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如平罗武当山、灵武马鞍山、中宁牛首山、同心莲花山、中卫高庙等，都是显^①、密^②同供，佛、道并存，供奉的不仅有佛陀、菩萨，还有玉皇、圣母、女娲、伏羲，文昌、关帝……标榜三教合一，有的还刻有“儒释道度我度他皆从这里，天地间自造自化尽在此间”的对联。但佛教在宁夏汉、满、蒙族人中信仰者首屈一指，仍长期保持着传统的独立活动方式，以寺庙礼佛仪式和各种圣节、法会、普佛仪式为主，有时也为信佛的官、商、士、绅家中的婚、丧、寿、诞等念经，祈福禳灾。佛教各种仪规所使用的音乐，都有传统的文词、曲调、曲牌、锣鼓可循，较大的寺院一般都有乐僧和乐谱传衍。宁夏佛乐以北派为主，有些经赞也分北派、南派两种不同风格的曲调和吟唱方法。因大部分村镇寺庙多由民间僧尼或在家居士供奉主持，仪礼活动多延请信佛的民间艺人担任，一部分经赞佛曲与当地民间音乐交融，具有较浓的地方色彩。

道教源于远古氏族的图腾崇拜、祭祀祝典等巫覡文化，宁夏方志典籍中对此多有记述。如宁夏汉、蒙等，自古“尚巫覡，信缙黄，修醮立会，勉力布施，献戏赛神，连朝昼夜”（《朔方新志》）；“凡祈晴雨，各庙设坛，文武官员必斋沐、恭诣、具祝文，延阴阳道士讽经祈雨，有五方坛，八卦坛之名”

① 显：即“显宗”，佛教中能够公开阐扬教理及修持方法的宗派叫显宗。

② 密：即“密宗”，佛教十大宗派之一，重上师传承和修习次第，在仪规方面有独特的规定。

(《固原州志》);“阳春三月,恭迎城隍出城,至厉坛演戏讽经;”凡遇丧事、寿诞等,必延阴阳道士设经;“病不延医,请阴阳家作法曰跳神,重费亦所不吝”(《嘉靖宁夏新志》、《朔方道志》等)。

宁夏道教受相邻省区的影响较多,分全真、正一两派,全真道以宫观修炼,祝典醮坛等法事为主,有时也受官、商、士、绅之请,前去应事。正一派(民间称为伙居道),平日在家务农或在村镇方神小庙供神敬香举办庙会活动,其主要职业是包揽汉族民间各种传统祭祀、节庆及婚、丧、寿、诞、灾、病、忌日、问卜、看风水等民俗性应事活动。因其中杂有迷信蒙骗活动,历来多受禁止,但屡禁不衰,至今在城镇边沿和偏僻地区仍有流行。

宁夏省城及各市、县原建有三清观、白云观、清宁观、城隍庙、厉坛、马神庙、牛王庙、娘娘庙、关帝庙等,全真道职业道士、道姑较多。60年代始的大跃进和紧接的文化大革命中多已拆毁,至今恢复的很少,职业道人多在尚存或修复的综合性庙观群,或以道教为主的名山胜地供奉道教的祖师诸神。但村镇民间在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允许下,在原址或新地自建的马王庙、山神庙、河神庙、叭蜡庙、三皇庙、三官庙、老君庙、土地庙、黑虎庙、牛王庙等方神杂庙遍及全区各地,各庙都有定期庙会,此类庙会多由民间半职业伙居道人或阴阳,端公主持祭祀祈禳祈雨活动,因其常和商贸、娱乐休憩活动结合,至今仍较盛行。宁夏道教除保留着丰富多彩的传统北派道教音乐外,还保留着一些古代宫廷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祭祀乐舞。大部分醮坛祈禳活动,都很讲究场面布局、仪仗服饰,

亦吸收民间艺人和吹鼓班子参加，以各种鼓吹乐器和大、小套锣鼓乐组成气势磅礴，热烈红火的演出场面，因而深得民众欢迎，遇有大型忌典，丧仪婚仪等，多受延请前往应事。

宁夏自古是移民迁徙最为频繁的地区，多民族、多地域、多种宗支派别的宗教文化，长期在这里共荣并存，繁衍演化。由于华夏文化较强的兼容性和非排它性，使宁夏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复合性、多元化特点。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早在唐代就开始在宁夏一带传播。

伊斯兰教于公元610年由穆罕默德创立后，很快就发展成阿拉伯半岛的唯一宗教。伊斯兰教为区别于其它宗教，不搞偶像崇拜，只尊崇造化主宰天地万物、无思无象的真主安拉。穆罕默德尊重学问及人类的一切文明和智慧，在创教初期就发出过“学问虽远在中国，我们当往求之”的训示，因而唐贞观初始（627年）就不断派遣阿拉伯使团，从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来华经商传教。并成为首批定居国都长安和沿海城市的阿拉伯、波斯侨民。据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相互印证，唐肃宗于公元756年在宁夏灵州（今灵武市）即位后，曾借大食国（唐时称阿拉伯为大食）五千回兵助其平叛返京。后经编遣，部分留守宁夏屯垦驻防。唐代陆续沿陆上丝绸之路入华的西域商人教士，也有留居宁夏的，但都不足以佐证伊斯兰教和回族早期在宁夏传播与发展。

西夏自1038年立国，以宁夏兴庆府（今银川市）为中心，雄踞西北地区一百余年，除党项羌、吐蕃部族外，葱茏（今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东西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军士也不在少数，北宋军统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用“回回”

之称记述过他在甘、宁一带征讨西夏军的情景。元代是伊斯兰教在西北一带普遍传播和回族大量繁衍形成的时代，波斯著名史学家拉斯特在所著的《史集》中，记述了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由回教徒抚养长大，笃信伊斯兰教。”元初袭其父忙哥刺之位为安西王，率15万众驻守甘、宁、青一带时，曾令其部卒全部皈依伊斯兰教，与虏获的波斯、阿拉伯人，及汉人、羌人等，一起垦殖开发，通婚融合，才形成了明清时代“沿丝绸之路千里之地尽悉回庄”，在西北回族聚居之地“回七汉三”的格局。

回族不崇拜图腾和偶像，不信福、禄、寿、财、风、雨、雷、电等方神外道，伊斯兰教是回族信仰的唯一宗教。由于唐以来，伊斯兰教徒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宗支流派，所以宁夏回族伊斯兰教在长期的传播演化中，以正统派（又称主流派、迁士派、逊尼派）为主，又受到什叶派，乃格什板顶耶派及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格底木、虎非耶、哲合忍耶、尕得林耶、伊赫瓦尼、库布林耶等教派和门宦。他们“有的重视教乘修持，有的还带有一些苏菲派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色彩”（勉维林《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各教派门宦在共荣共存中，其基本信仰（信真主、信经典、信圣人、信天仙、信后世、信前定）和宗教礼仪（念、礼、斋、课、朝）及禁忌习俗等，是基本一致的。

中国伊斯兰教在全面继承伊斯兰教传统的基础上，又结合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情、民风加以融合发展，形成了既不同于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又没有完全归流于中国传统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地域性伊斯兰宗教文化。伊斯兰教在宗教

礼仪中不使用任何乐器，而是以美妙动听的人声和乐调（教内称“刀勒”或“打意儿”）来吟诵经文或赞美真主和至圣穆罕默德。因而宣礼、诵经、赞主赞圣诗词等，才形成了具有独特伊斯兰风格的吟诵性、歌唱性音调。这些音调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各民族、各地区、各教派的传衍过程中，由于语言声调、审美习惯等的不同，同一文词常在音调上形成不同的民族地域色彩和丰富的变化发展。宁夏回族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仅召唤教民上寺礼拜的宣礼词调（又称邦克、班歌、唤礼调），就有 10 余种不同的音调。

宁夏回族伊斯兰教在继承传统伊斯兰音调的同时，还吸收中国传统乐调和当地民间音调，创编了一些中国化、地方化的伊斯兰音调，如哲合忍耶门宦把从北也门学回的音调称为“麦加调”，把吸收创编的地方化音调称为“灵州调”。又如尕德林耶教派编创了《无字真经歌》、《三昧真火歌》、《无底船歌》、《修道歌》等中国化的宗教歌曲，在修炼和宣教中咏唱。为了弘扬教义、劝化信徒，普及宗教知识，宁夏各派伊斯兰教和全国各地回族伊斯兰教一样，用中国传统音调和当地民歌填词编创了许多经堂劝戒歌，教化教民尊经事主、爱国爱教、尊纪守法、孝顺父母、团结互助、远离邪恶和不良习惯、勤劳致富、多干善事好事、免除真主惩罚以求得后世之福等。使得伊斯兰教的教义和规定，更加贴近回族人民的生活和精神气质，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也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民族化，地方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为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和一些较小的宗支派别。唐贞观九年（635）

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将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传入中国长安，称为景教，后以长安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唐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后，继承了唐太宗的宗教宽容政策，“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师”。景教得以在甘、宁等地建寺传教。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中记述，唐肃宗李亨在宁夏灵州（今灵武市）继位后，即在灵州等五郡，重立景寺。天主教聂斯脱里派于元代传入中国，通称“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利马窦《中国札记》中记述过葡萄牙耶稣教士鄂本笃，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605）曾到甘、宁一带传播天主教的情景。但历经战乱人祸，明代以前曾在宁夏传播过的各派基督教多被迫中断，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些史籍记载。

1863年（清同治二年）九月，梵蒂冈教廷非法指定蒙古地区为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的传教范围，此后，原宁夏、阿拉善旗和绥远一带地区，便成为这个教派的宗教势力范围和传教区。1833年（光绪9年）罗马教廷又将中国塞北传教区划分为东蒙古郊区、中蒙古教区和西南蒙古教区。宁夏和阿拉善旗均属于西南蒙古教区。时有比利时传教士2人，由绥东，凉城县境率少数教民到后套传教，居于东堂、圣母堂、大发宫、三盛公一带。此后便设主教区于三盛公（今巴彦高勒）管辖绥西、宁夏、阿拉善和陕北的传教。教区的首任主教是比利时籍神甫德玉明。由此，基督教和天主教各宗派才在宁夏一带立足扎根。现宁夏银川及银南、银北各市县，大都有荷兰、比利时、瑞典籍传教士所建的基督堂和天主堂，属原宁夏省三盛公教区和三边教区管辖。

唐太宗下诏允设景教时，曾称其教“济物利人，宜行天